

優等獎

## 小夜班

許淳涵

「我不是叫你今天早一個小時來嗎？下禮拜會補給你，你怎麼就忘了？」陳佩琪前一秒還在櫃檯掛著全糖的微笑結帳，看到阿潘來了，等自動門在客人背後闔上，隨即爆發。

「唉呀，我忘了！」阿潘在佩琪制服胸前的鍍金名牌上看見自己驚恐的倒影。

「忘了。」她翻了個白眼，轉身走進儲藏室。他追了上去，他的制服掛在裡面，上工前得先換衣服。

佩琪上了鎖，無視阿潘在門外的道歉和「讓我進去」。

這和計畫中的情境完全不一樣。他看在今天有可能在交班時跟她告白的份上，才沒有請假。他明天有晉段考試，理當休息準備，聽教練的話。

計畫是：一、漫不在意地走進店裡。二、她會反射性地說「歡迎光臨」，等她發現是他來接班，離開櫃檯。三、跟著她進儲藏室，在她回頭的同時告訴她有件事要告訴她。四、她可能會莫名其妙，但不管了——賓果。

他今天是為了這個才來上班的，現在全毀了。「讓我進去！」他又叫了一次。一旁放冷飲的開放冰櫃散發出陣陣寒氣，把他的悔恨和方才在路上曬的秋陽逼成後頸上的一滴滴汗。

一個穿著水手服的金髮少女豁地推門而出，先是狠狠瞪了阿潘一眼，接著用陳佩琪的聲音說：「我穿小七制服去動漫祭像話嗎？急什麼？」

他換衣服時看著牆上那件名牌寫著 B.G.S 的上衣，想起來了。她今天想提早下班趕去對街體育館的動漫祭，參加聲優見面會，爭取拿到限定福袋的機會。媽的忘了。

他打了卡：15:00。



阿潘打工的超商分店對面有排茂密的蒲葵樹，日光跳閃在那些針狀的葉爪上，婆婆撩人。廣播的主持人說剛剛放的曲子是韋瓦第的小提琴協奏曲〈夏〉，分段解析完了要重頭再放一遍。隨便。反正老闆規定店裡二十四小時都要播古典音樂不能轉臺，這樣才能烘托城市咖啡館的氣質。

面窗的座位區有人從同條路上的冰店買了剉冰來店裡吃。他手裡的湯匙受到了協奏曲的啟發，隨著急板的旋律緊鑼密鼓掣了起來。他的頭也受到了帶動，一頓一頓隨著節奏搖擺跌宕。

阿潘沒打斷他，小心翼翼擦拭沒被剉冰音樂家佔據的桌面。但他的抹布角仍碰到了音樂家的手肘。被碰到的關節微微一震，關節的主人像觸電一樣，湯匙陷在冰山中拔不出來。他訕訕點了一杯冰美式咖啡，中杯少冰。

磨豆機對咖啡豆施加的電動凌遲賽過了協奏曲的嘈嘈急雨。黑褐色的咖啡滴進了紙杯，急速融化的冰塊相互碰撞，喀喇喇響。阿潘正要把咖啡拿去給剉冰音樂家，一轉身，只見櫃檯前站了一個全副武裝的騎士和一個

女僕。他們的目光在阿潘背後的菜單上游疑。顯然不急。

「欸你要點什麼？」騎士問女僕，接著兩人分了開來，中間出現了原本被擋在背後的海綿寶寶人偶。

「我看不見！」海綿寶寶說。

「又沒有人問你！那你剛剛怎麼搭捷運的？」騎士推了龐大的黃色方塊一下。

「我看不清楚上面的字啦！」騎士扯了扯海綿寶寶的長黃鼻子，但扯不下來，差點把整個人偶拉倒。

「眼睛啦！」海綿寶寶暴牙的笑臉後方傳來一陣怒吼。

「噢」，騎士摘下了海綿寶寶一隻眼睛，空下來的洞露出半張人臉，「我以為是鼻子。」

「你比例有問題喔？」女僕吃吃笑了起來，「哪有人眼睛長在這個高度！」接著她問海綿寶寶要不要幫她吃她吃不完的霜淇淋。海綿寶寶做出無所謂的擺動，於是騎士點了他們跟自己的點心。

他們一起在靠窗的座位區坐了下來，原先在那裡吃冰的人被默默擠走。

霜淇淋一圈一圈豐高了起來，從正上方看下去像隻奶白的菊石。這些甜蜜的螺旋很快就會被津饞的舌頭舔平。當女僕把矮了半截的霜淇淋遞給海綿寶寶，騎士坐在一旁吞了口口水。阿潘看著他的側影，喉結突出的小圓輪廓微微一擺，彷彿裡頭困著一個小人衝不出來。

櫃檯前的客人像西部射擊遊戲的人形標靶，源源不絕地向阿潘靠近，個個帶著不同的需求要求。他們的各種扮相起先讓他結帳結得津津有味，但只是起先而已。有個兔女郎買了三根香蕉和防蚊貼片。她身後一個血淋淋的殭屍結完一顆蘋果後，臨時決定追加一盒口香糖。

殭屍走了，來了海盜。他什麼也沒拿，一把刀哐地擲在櫃檯上。阿潘看了看刀，又看了看海盜，只見他兩手在寬褲的口袋裡掏挖翻找。鑰匙手機最先和刀子被扔在一塊兒，幾球軟爛的鈔票滾上了桌子，銅板四散打

轉。他苦苦尋找的東西像神祕的藏寶圖一樣，隱身紙鈔團中。他只是要繳紅燈右轉的罰款。

排在海盜後面的是個女巫。輪到她時，她一臉不耐，情緒飽滿得像是為了試鏡而醞釀堆疊出來的，胸部在長袍下洶湧起伏。她瞪了阿潘一眼，像打大老二一樣霸氣打出兩張高鐵車票的領據，「快一點我趕時間！」

「總共一千四百元。」兩張水藍色的紙鈔立刻亮在櫃檯上。

「收您兩千。」

「快點好嗎？」女巫伸手等待找回的錢，一碰到錢便抽了回去。銅板掉在櫃檯上，她已出了店。

「趕時間去騎掃把啊！」阿潘沒說出來。



他們還在那裡。騎士、女僕與大玩偶就著窗外夕陽的背影帶著五顏六色的哀傷，宛如卡通片尾曲的道別畫面。實際上他們在蹭網嬉鬧，網內網外嘰嘰咕咕說不停。阿潘點開了手機上臉書的新動態通知，陳佩琪在螢幕中對他燦笑。他是誰？阿潘看著她旁邊搭著她肩膀、拎著同人手繪環保袋的人，試著想找出屬於那張臉的名字。但那個被標註的名字，和他背後成堆的網購包裹上印的所有名字一樣陌生。他碰了碰漸暗的螢幕好看清楚那張臉，還有時間。16:58。

明天的這個時候，可不知道考到哪一科了？道館裡一管管的白色褲腿像強風中的鯉魚旗，嗤嗤飛響。被擊破的板材與汗水飄飛在半空中，他的思緒跟著離了地。

「花拳繡腿對打沒用叻，小潘潘。」林品賢在阿潘後幫他綁上了護具的束帶，在他耳邊悄聲譏諷。

「閉嘴。」

林品賢雖然和阿潘是道館裡雙人品勢的最佳組合，但單人出賽的代表資格卻被阿潘抱走，使林品賢眼紅生妒。阿潘雖然對品勢悟性極高，打出來的型場精神上特別超逸，但在對打上確實缺乏戰術的臨場應變，常常被踢成俏活靶。

「真的打起來不行嘛！」圍觀大哥哥對練的黃藍帶毛孩坐在一旁托腮嘆道。

「管好你自己！」監督低段學員的紅黑帶幹部走來，一把將他揪走。紅黑帶的位階坐紅望黑，再升幾級就能進入黑帶的殿堂。

阿潘背後的閒言閒語像豪雨後沾黏在燈管上的白蟻，揮之不去。「反正是教練的兒子嘛！怎麼會不過。」說也奇怪，林品賢與潘正彥的組合並沒有因為兩人的不睦而龜裂，兩人對彼此的討厭和競爭關係激發了滴水不漏的專注，一種知己知彼的反面默契。

但笑話的來源不只有花拳繡腿而已。有一次，阿潘被分到跟外號賽亞人的趙榮宇對練。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公分，但仍矮了榮宇一個頭，當班教練刻意要他在受到高度壓制的情況下發展戰術。

第二回合將盡時，阿潘被逼向了角落，幾腳反擊撲空，倒讓榮宇有了得分空間。「是賽亞人，快來看賽亞人對練！」幾個還在念小學的孩子扔了手上的小靶，湊過來觀戰。被他們放鴿子的一個女孩氣鼓鼓地往教練辦公室走去。

榮宇一記下壓劈中了阿潘的頭，阿潘重心不穩跌坐在地。「K——O——」一個小男孩拍著地上的軟墊，自行宣告比賽結果。榮宇欠身往扮裁判的小男孩屁股一打，他吃痛一溜煙逃回了原本的練習區。

榮宇將阿潘扶到牆邊坐下，替他拆開了護具，見他嘴唇泛著破皮湧出的血，忙找來衛生紙遞給他。

「我力道沒控制好……」

「沒事，是我太弱。」

「噢，英雄救美！」扮裁判的小男孩賣弄了一個成語。

「才不是那樣用的好不好！」告完狀的女孩兩眼一翻，不耐斥道。

「可是賽亞人跟阿潘葛格感情很好啊。」

在更衣室裡，阿潘打著赤膊正要套上便服回家。榮宇走過來抵起阿潘下巴問：「你真的沒事吧？回去讓人家以為你打架。」

「破點皮，不會死。打架，我是那種人嗎？」阿潘聳了聳肩笑道。榮宇的手縮了回去。阿潘正在用頭搜尋「恤」的洞口，只聽見榮宇在衣服外面說：「我怕影響到你品勢選拔——」

後面有人吃吃一笑，是林品賢。「早就選完了，賽亞人好貼心。」

「噢，」榮宇抬手原要拍拍阿潘的肩膀，中途作罷，成了過早的揮別，「那掰掰。」

趙榮宇是阿潘家樓下鄰居的小孩，從小一起在阿潘爸爸開的跆拳道館學拳。兩人收集的遊戲卡和漫畫藏在同一口箱子裡。打《三國演義》的改編電玩，如果一人挑了關雲長，另一個不甘扮劉備就扮張飛，好像整部《三國》的英雄榜只剩桃園三結義的圈子。就算是被處罰，他們也很難有落單的時候，因為蛋往往是兩個人一起搗的。

十七歲時，兩家在附近的川菜館聚餐。菜都上齊了，阿潘把盆裡剩下的白飯搯進碗裡，接著在水煮魚的油池裡打撈殘魚。

榮宇媽媽見狀，招呼道：「阿潘還沒吃飽呀，要不要再點些什麼？」

「不用不用，我清盤子配飯就夠了。」阿潘邊說邊在飯上淋上一層亮瑩瑩的辣油和花椒。

「呦，直接這樣吃啊？」榮宇媽媽奇道。

「小鬼長到這年紀，在家裡扒完飯還要灌一大杯鮮奶。」潘教練道。

「對呀，還長個不停你看，又比我上次回國見到時還要高了。」趙榮宇的爸爸附和。

「大概是被小宇刺激的，不加點油就要被追過了。」阿潘媽媽道。

榮宇大笑：「他真的在加油吃啊！」

「噯，早就沒希望了。」阿潘邊嚼邊說。

「欸，可是阿潘，你吃這麼辣不怕冒痘子嗎？」榮宇媽媽問。

阿潘頭一歪，說：「好像還好。」

「他沒差啦！」榮宇邊剝著柳丁，邊吮著手說。

「你他代言人啊？有沒有差你又知道了。」榮宇爸爸笑道。

「可是我聽說有人要找你拍廣告，啊這樣不用顧一下保養嗎？」榮宇媽媽問。

「拍什麼？」阿潘媽媽吃了一驚。

榮宇的表情像發現失火一樣。

桌面一聲嗑噠，「不准。」潘教練仰頭乾了杯裡的高粱，像法官敲判槌一樣放下玻璃杯。

「是怎麼回事？」阿潘媽媽問。

「只是有人在路上遞名片給我，要我考慮考慮。」阿潘回得輕描淡寫，眼神避開爸爸的方向，瞪了趙榮宇

一眼，像在說「干你媽屁事？幹嘛講出去？」榮宇直搖頭。

「我不准。」潘教練重申指令。

「我也沒說我要去啊。」阿潘頂了回去。

「哎，可是話說回來，」榮宇爸爸撥動了餐桌的轉盤，「有很多事情只有年輕時才能做，就算不是一輩子的事業，做過了才不枉年輕過嘛。雷根總統從政前也演過電影啊！」茶壺停在他面前，他又斟了一杯香片茶。也只有潘教練十來年的球友能在這時扯上幾句。

榮宇媽媽推了推趙醫師，小聲道：「好了好了，現在發表這些做什麼？」趙醫師閉上眼，自顧自喝茶。

阿潘雖然討厭看書，但從小覺得榮宇的爸爸博學風趣，每次聽他插科打諢（這次是打圓場）都津津有味。榮宇家裡書房除了有許多醫學磚塊書，還有一櫃小說和漫畫，桌上立著一口牙齒模型，還有架骷髏像書僮一般隨侍在側。趙醫師時不時會去美國開會，回來總會帶鈣片跟蛋白質食品送阿潘。他家裡稱得上有文化的東西，除了一幀濃黑魏碑體的書法，單個「武」字，什麼也沒有。

他問爸爸那是誰寫的，爸爸沒有回答。趙醫師上門泡茶也在，嘻嘻一笑說：「我告訴你，這完全是張猛龍的氣勢。」

「三八仔！」潘教練呵呵笑了起來。

有很長一段時間，阿潘一直以為那幅字是一個叫張猛龍的人寫的。

也有很長一段時間，阿潘除了必要溝通，跟趙榮宇不再無話不說了。直到有一次榮宇全中運比賽骨折，得在家休養，阿潘媽媽星期六燉了雞湯要阿潘拿下樓去給小宇喝。

「所以你真的有去拍廣告嗎？」

「有啊，就蹺一次補習去看看。」



「結果勒？」

「那其實是一本雜誌的封面。」

「你不怕你爸發現？」

「那種仿日雜的穿搭雜誌，我爸不會看啦。其實連我自己也沒看過。」

榮宇差點把喝下去的湯噗味噴出來。

「你可以再噁一點！」阿潘打他一拳。

「誰比較噁？穿這麼繃的窄管褲還畫眼線？」榮宇一臉賊笑，抽出雜誌佐證。

「幹，你有買來看還問？」

「看你會不會老實講啊。」

「不就是有人太老實才害我差點被修理嗎？」

「噯，我之後不會說出去了。」

「反正不會『之後』了。」

「什麼意思？」

「我不想繼續拍。才拍完一輯，我有天就在學校走廊被一群女生攔下來一起自拍。」

「可惡，我居然錯過了！」阿潘白了他一眼。

「聽起來不錯啊，你紅了。」

「鳥斃了。」

「好吧，是真的有點鳥。」榮宇忍笑，意有所指地舉起雜誌。

「你沒事了吧？」阿潘下巴撇向了榮宇的腳。

「快好了，很快就可以回去扁你。」

「最好。」

「你給我等著。」榮宇指著阿潘的鼻子道。

對著榮宇伸來的食指，阿潘使出單步對練第一套的拆解，右掌斜拍出化掉那指，乘勢拉尖右手手肘，直搗榮宇心窩。這招原本擊中心窩後，還要以右掌化為逆拳，以指節取對手人中。

榮宇雖然高大而且有傷在身，但身法靈活，況且單步對練是人人皆會的基本功。他也不收手，倏地提起傷腿以外掛腿破壞阿潘近乎工麗的動作。

阿潘不敢碰榮宇的傷腿，閃避不及竟被踩中了胸膛，整個人倒在沙發上，「去死吧你，你根本好了在裝病！」

那天下午，時間像被撥回了童年的長夏，現實與虛擬世界中的競技與打鬥和詩一樣，有推敲不完的進路與境界。

「所以你最喜歡哪一關？」榮宇問阿潘《三國》系列電玩的關雲長選單裡，他最喜歡哪一關。

「有五關你要我講哪一關？哪有人把斬六將的任務拆開的？當然要五關都過，孔秀、韓福、孟坦、卞喜、王植、秦琪一個都不能少啊！」

「所以是千里走單騎那裡。」

「很意外嗎？不然你最喜歡哪一關？」

「我是很喜歡千里走單騎沒錯，只是我最近在看《三國》——」

「的書？」阿潘奇道，趙榮宇家裡有很多書，但趙榮宇看書？

「對，《三國》的書。我讀到關公敗走麥城和死後顯靈遇到普淨和尚的地方，覺得很妙。」

「妙什麼？」

「你記不記得每次破到樊城之戰，遊戲就會變得很難打？不管你上一關紀錄多好，血多滿，兵多多，只要一進入樊城之戰，關公起始生命值就只有七十五，然後故事設定呂蒙得到荊州之後，電腦就會狂扣你手上的小兵，那些電腦人就那樣一個一個走掉。」

「對啊，可是有一次我逆轉了，我殺回荊州，然後跟呂蒙打，然後我砍爆他的時候還剩八滴血。」

「噢好吧，這樣你就不用看遊戲接下來的動畫，就是中埋伏被抓，接著被孫權殺掉那段。」動畫裡，關雲長踉蹌跪倒，伏兵像兒肉的郊狼群起撲抓，拽去青龍偃月刀，將雲長反手大綁。

「我知道那個啦，我也是死了好幾次，某次開竅才破關的。」

「對，我要講的是小說讓我覺得關公很慘。」

「啊他不就很慘嗎？」

「不是，是我覺得他太堅持一些東西了。他要從麥城逃去西川，別人叫他走大路避開小路的埋伏，他居然說他沒在怕。都什麼時候了，誰管他怕不怕？」

「嗯，好像有點笨。他真的這麼笨的話，那你覺得為什麼我們道館跟很多人還要拜他？」

「就講義氣跟很強吧。」

「可是就像你講的，他在危急時太堅持一些不實際的東西，所以害自己被抓了。」「你知道赤兔馬後來怎麼了嗎？」

「跑不見了吧？」

「死了。」

「為什麼？」

「牠跟關羽一起被獻給孫權，孫權又把馬回送給抓到他們的人。牠不吃草，就餓死了。」

「噢，想念關公之類的吧。」

「我想也是。你記得過五關斬到卞喜那裡有個和尚嗎？」

「有啊，他會帶你到廟裡，講一些話，然後卞喜和刀斧手就會冒出來打你。」

「在小說裡，普淨和尚後來跑到一座山上清修，關羽死後變的鬼飄到那座山上，就遇到他了。」

「這麼巧。」

「你應該自己去看的。關羽的鬼在鬼叫『還我頭來』，普淨和尚反問他那被他砍頭的人要跟誰討。關公恍然大悟，然後小說就說他皈依不見了，但有時候會在那座山上顯靈，附近的人就蓋廟拜他。」

「等一下，你本來是要講什麼？」

「我只是覺得他的故事很慘但很美，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會堅持同樣的東西，就算會死掉也一樣。我們打遊戲死那麼多次，好像在重演這些故事，把故事找來看突然覺得有悲劇的感覺。」

「所以你最近蹲在家裡都在看這個？」

榮宇竟靦腆點了點頭。

「那你什麼時候會回學校？」

「其實，我不會回去了。」

阿潘一怔，「什麼叫你不會回去了？」

「我爸大概是看不下去我打拳，要把我送去美國。」

「要幹嘛？現在還有功夫電影拍嗎？」阿潘意識到他需要表現出一點幽默。

「念大學吧。」

「你才高二，誰要給你念大學？」

「大概會先去語言學校或重念高中之類的。」榮宇聳了聳肩。

「所以你從小到大在這裡，都只是在打發時間嗎？像等公車滑手機那樣。」阿潘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講話。

「潘正彥，我不知道。」

「我以為我們會繼續一起練，然後打比賽。」

「然後呢？」

「然後——然後有爸的道館接，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跟我不知道去美國他媽的要幹嘛一樣。」

「那你幹嘛去？」

「因為全家都會去，終究全家都會去。你以為我爸開業那麼多年還那麼認真開研討會嗎？還不是去看房子和跑文件。」

「那你，那你為什麼一副要當國手的樣子？」

「因為我不知道我還會幹嘛。」

「屁勒，我是你爸我就不會准你這樣。」

「我哪樣？」

「除了練拳打架，打架的電動——」

「其他都不會。」榮宇接了阿潘沒說完的話。

「幹，我也想要會啊！」榮宇把《三國演義》扔向空中，「這什麼？」接著踢翻了地上一疊《大家說英語》

雜誌，「這什麼？Nice to meet you！」

「美國有跆拳道嗎？」如果他無所謂，問這些有什麼用？

「管他的。」看吧。

「你什麼時候走？」阿潘再問。

「下個月。」榮宇說完突然起身，走去把地上的《三國演義》撿回來。

「給你。」

「為什麼？」

「我看完了。」

「你可以帶去看啊。」這樣算回收舊物還是送禮物？

「你留著看吧。」榮宇把書遞給了阿潘，「我到那邊應該也沒空看。」

「忙著看美國妹吧。」刺激他看看。

「阿潘，如果我回來，你應該還在吧？」

「很難講啊，我可能要去日本。」

「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你趙榮宇會一下子要去美國，我就不能突然去日本發展嗎？」

「去死吧你！講得好像我在整人。」阿潘確實覺得被整了。

「那你也別想活！」阿潘拿書砸他，被他合掌接住，「你多練三年再扔吧。」他又把書遞給了他。過了一會兒，他說：「我不知道品勢到底要怎樣，但你對打就算有慣用的招式，可是不能死打同一套。如果你想清楚了比賽還是不走對打，那只要晉段像我打品勢求個及格，做你自己就好了。」



過了幾年，阿潘始終沒有告訴任何人如果那天他縱容自己做自己，趙榮宇被他抱完會不會體無完膚，他也不確定。

他偶爾會問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遂展開了由病灶追索病史的考古調查。這種倒帶式的掃描解析他做慣了，爸爸說品勢每個型場的前一動都含有下一動的精神和元氣，找到那股泉源，一招招就能行雲流水湧出來。簡單如太極一場初始的左手下防接右手正拳，繁複如剛學高麗型時，乍見示範支撐雙手外防的三七步蛻變成兩下燦爛的側踢連擊，從心裡浮現超越攻擊作用被達成的喜悅。

推回去，一切的凌厲和優雅好像都蘊含在預備姿的呼吸裡了。

推回去，所以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將倒帶解析的方法套用在二十多年的人生軌跡上，並不如想像中容易，第一重困難是將自己的情緒從這項

調查中抽離，第二重則是察覺現階段的自己很難不干預調查的判讀結果。

所以更多年過後，阿潘發現這個答案的價值並不依附在趙榮宇這個人身上。

這個答案預寫了他對自己下的每一條定義，渲染著他思緒所及的每一道自我描述——這個答案屬於他自己。

但抵達這項結論前，阿潘花了很多時間挖掘關於他跟這個人的過往，記憶中有一串畫面被調閱出來後特別鮮明。有次美術課，照例沒有人在聽，世界名畫的幻燈片像夢境一樣輕飄飄閃過。海上，一個叫維納斯的女的挽著金黃過腰的長髮從大蚌殼中誕生，老師說這是愛與美的誕生。女神身體的乳白讓阿潘感到一絲涼意。探索身體美，但男體呢？他聽到這句話，投影螢幕頓時被整塊寶藍色灌滿：請選擇信號來源。上課的實習老師想補充別的東西，七手八腳切換隨身碟時，整條信號線跟著脫落了。熄燈的教室裡，人們因為課堂背景音樂的中斷而紛紛甦醒。

事故解決後，身體美的探索得以延續下去，並在實習老師初生之犢的堅持之下從女體轉換到了男體，尋求母題的平衡。這時，從他隨身碟打開的資料夾裡跳出了渾身插滿弓箭的裸男。「嘶——」有人裝痛呼叫。「這誰？」有人問。「男的維納，」「嘶——」呼痛的聲音取代了女神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成為此起彼落的接龍遊戲：「維納，嘶——」

「這是聖賽巴斯汀。」實習老師想見縫插針，不料為接龍帶來了革命式的靈感，「沙隆巴，斯——」「感冒斯，S——」。

「這是聖賽巴斯汀。」他的表情比殉道的聖人還糾結，簡直需要索多瑪筆下的天使幫聖人加冕完，順便飛到他頭上替他解圍。



有一枝箭射穿了聖賽巴斯汀的脖子。兩行鮮血像祖母老花眼鏡的掛鏈垂下胸口，一高一低，穿越因為受光而蒼白的胸大肌，有一行幾乎要流進乳頭裡。畫面充盈聖光，標示虐殺結局的昇華。

他們又看了另一個版本的聖賽巴斯汀（實習老師勇氣可嘉）。他身上的箭遠比索多瑪畫的多，但殉道者直挺挺被拴在石柱上，白得像塊被多人多筷同時夾取的豆腐。阿潘記得小時候就和趙榮宇玩過類似的餐桌惡作劇，拿牙籤把好好一塊豆腐插得像河豚一樣，他們跟大人說這是「草豚借箭」。

當男生的方便是，他們永遠不需要在道服下面多加衣服。也因為這樣，每每練到激烈處，漢式的長襟雖不若柔道服一路開到底，仍會因為大動作而敞開，人人都當過袒腹榻榻米的逸少。趙榮宇會被道館裡的毛孩子叫賽亞人，是因為有天晚間的練習班還沒開始，他光著膀子颯颯追擊著阿潘手裡兩只頻頻變位的速度靶。

幾個小弟拎著點心進來頓時大開眼界，一顆十塊的包子咬開都因此迸發鬼太鼓的萬鈞氣魄。他的每束肌肉都在狩獵速度，精實的核心肌群收縮著，扭轉著，讓每一擊直掙來自身體軸心的力量。靶肚被擊中，畢畢剝剝如爆竹。

踢至酣處的趙榮宇體現了汗淋淋的疊字意象，前一波汗正要乾燥成痕跡的譜系，新一波的汗一冒出便重新滋潤了那些線路。那些線路活脫就是聖賽巴斯汀身上的鮮血系譜除色後的樣子，一滴一滴流進阿潘眼睛裡。

推回去，流進去。推回去，是這裡嗎？他的不可說的孟浪，讓他有一刻只想當枚被搗被踹的靶。

阿潘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理智推回這裡，就會陷進感性的漩渦，被傾巢而出的各種感覺團團包圍。挖到這裡就挖不下去了，有些什麼汨汨冒出來。



經過一段時期的盲目與試誤，阿潘歸納出兩條能夠局部輸導慾流的管道：一條是瘋狂運動，一條是練習用大多數人的方式表現喜歡，甚至愛。如果用治水來譬喻，一條管道能嘩啦啦洩洪，另一條則需要點想像力跟演技，讓人相信水淹在需要水分的地區，所以用這樣的眼光一看，問題就不存在了。

他所謂的「練習」現階段選用的標靶就是陳佩琪。他要練習喜歡她，練習追她。找他自拍之後，她便加了他臉書好友，頭都開好了。上大學讓泡在外頭的名目變得很多，他便應徵了她打工的便利商店的職缺，增加遇到她的機會。

一切的扮相與科白看起來都很正常。有女朋友的同學都扮演著形形色色的工具人，彰顯親密關係合理化的犧牲。這根本是為什麼機車要有後座，為什麼人要有五根手指，因為女朋友要坐騎，因為她的五根手指和自己的加起來，才會是有意義的十隻手指。

她們會在自由練習時間在一旁看著，比賽時在看臺舉牌子加油。阿潘認為他和陳佩琪還沒那麼正式。但矛盾地，如果沒有任何形式上稍稍越界的試探或進展，又如何正式呢？

今天早先的計畫有多幼稚，連他自己都受不了，但倘若他讓她感受到多一分的好，她應該會釋放出一些他急切想收到的訊號。

於是他也以各式各樣的服務換取想像與等待好感的時間與空間，包括仿冒的嫉妒。他要問她那個人是誰，讓她知道他在意。

他點開了手機的主畫面，17:52。

這時櫃臺前來了人。兩個穿著籃球衣的學生捧了十來罐運動飲料要結帳。他們自己就像兩支離開冰箱的巨無霸水瓶，渾身是汗。他們捧在手上夾在腋下的瓶瓶罐罐幾乎像是沿著滑水道溜下來的一樣，咚隆隆滾在一起。

「要袋子嗎？」阿潘問。

他們急著回球場連稱不用，雙雙出去後其中一個又折回來買塑膠袋，只見另一人在店外地上撿瓶子。買袋子的人旋即離開了。自動門還沒關上，某處傳來一句「靠，他好高。」

阿潘一扭頭，不知道那句話是誰說的。門外的籃球員正忙著裝填塑膠袋，沒在說話。

「滷蛋那麼矮，怎麼扮鋼彈就變那麼高？」座位區的騎士把手機湊到海綿寶寶面前。海綿寶寶這時已卸掉了身上大半截方形外殼，只剩下半一小塊黃方塊。桌面下，他用一隻腳的鞋跟褪下了另一隻腳上的長襪，抓著癢。

「哈哈滷蛋扮鋼彈，但脫掉頭盔還是滷蛋呀！」

「想不到你這麼中肯。」

「拜託我扮海綿寶寶，不代表我智商也跟他一樣低好嗎？很多東西是假裝不來的！你演騎士就代表你很高貴嗎？哈哈！」

「你好壞。」女僕對海綿寶寶說。

阿潘正從儲藏室推出一車搖搖欲墜的貨品要補上架，偷聽見這些話對號入座了，手沒抓穩，讓推車轉彎時碰著了貨架，壘在頂端幾桶泡麵帶著沙鈴般的婆娑零零落落滾下來。

他正彎腰要去撿，口袋裡的手機震動了。陳佩琪來簡訊問他敲她什麼事。他瞥了地上的泡麵一眼，匆匆對陪她去動漫祭的人表示好奇，然後開始撿泡麵。

她說他是別的朋友，有機會可以認識一下。

一個人真的會對另一個人的世界感到濃厚的興趣，不是崇拜的話，大多出自想以某種形式將那個人佔為己

有的意圖。

潘正彥並不崇拜陳佩琪，困惑著自己到底有多想要涉入她的生活。如果他停止在她身上浪費時間，他很有可能把多出來的時間，花在猶豫要不要聯絡趙榮宇上面。聯絡他的危險是，他可能會暴露他的感覺，或他曾經有過的感覺，但這麼做的誘因恰恰在於一旦說出來了，實際上什麼也不會改變，因為那段日子回不去了。感情讓人有對象能義無反顧地浪擲時間，不單是採取行動的時間，還有在自己的宇宙裡百轉千迴但其實什麼也沒做的時間，這大概是無可取代的最甜美的加班。

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似乎應該擔心一下明天的晉段考試。但有什麼好擔心的？這是他從小練到大的東西。擔心做自己有問題就做不成自己了不是嗎？等著被電。

年紀輕輕的他並沒有任何企圖想表述品勢是他「生命的藝術」，倒是傻傻地去一生奉行某些信念或目標，頗有把活命當藝術創作的感覺。他尚未跟這些抽象概念達成和解，但帶著這些消化中的覺念訓練與度日，使他的拳路帶有某種儀式性。

廣播報時了。那間超商設點於大學校園的對面，一到了周六晚間便會遁入恍惚的曠廢。除了縫縫補補當地民生與小額物慾的洞口，超商並不是大部分人周六夜的娛樂場所。騎士一行人不見蹤影。

這時歡迎門鈴響了。穿著水手服的陳佩琪走進店裡，身後還有四個人隨從般跟進，三英戰呂布的陣容。呂布的手作方天畫戟過了一整天的展演，像顯老的瓶花出現了頹態，但鎧甲的獸面依然兇猛。劉備照例是人群中最低淡的那個，但站在關張二人中間身分自然就襯托出來了。阿潘想起了道館裡的神桌供有一幅桃園三結義的肖像，張飛圓睜的大眼像兩只電燈泡一樣跟紙搶白。而他面前這人的渾樣像極了畫裡的人，但很快就穿幫了，他進店後打量起了櫃檯後的香菸，張飛就算要抽菸也用不著掏銅板買吧。剩下那人臉型長圓，塗上紅色沒卸乾

淨，活像顆彌月紅蛋，青龍偃月刀扛在陳佩琪手上當手杖。

「這是？」阿潘一頭霧水。

「這些是我 cosplay 認識的。想說你有在打《三國》，我把他們抓來給你看一下。」散戲的卡司彷彿成了被她收服的寶可夢玩物，列隊排在她後面。

「真是……辛苦你們了。」

紅蛋頭人揩了揩臉回答：「也還好，反正行頭都是租一整天，回去還的路上順便進來看看。」

「好啦，你快點放他們走。」阿潘向佩琪說。

佩琪手中的青龍偃月刀在地上一頓，嗔道：「你怎麼這麼不知感恩？我把他們請來比較辛苦吧？」

「噢，謝謝！」他擠出一絲笑容。

「這樣還差不多。不跟你玩了，我要趕快把這身衣服換掉，我已經代替月亮懲罰全世界一整天了。」

「那掰掰嘍。」

四名猛將轉身出店。陳佩琪回過頭來，對阿潘微笑著說：「喂，潘正彥，你明天加油嘿！」

他意外極了，很僥倖沒有繼續查問那個不明玩伴究竟是誰。不作為有時能獲得的似乎比作為還要多。



周六晚間的古典音樂廣播是歌劇選粹，主持人說今晚要放《鄉村騎士》。阿潘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有騎士總是好的，聽得稍微認真了點。故事似乎在講男主角與情敵決鬥而喪命的生死別離，發生在西西里。阿潘不知

道那確切是哪裡，但他知道無論是哪個時期，無論作曲家是哪國人，只要曲子和地中海有關，主持人百分之八十五都會稱許「他們熱情洋溢的民族性」，好像跟他們很熟一樣。而「他們」究竟是何許人也，阿潘也不知道。

但聽聽別人的故事總是有趣的，他這麼想。對街的蒲葵在月色下扮起了南歐小島上的棕櫚。

男主角杜瑞督唱的告白序曲確實嘹亮深情，讓冷氣開放的室內因為抒情的歌聲升了溫。他服完兵役返鄉之際，發現原本的女友蘿拉已嫁作人妻，於是他誘惑了村裡另一名女孩珊杜莎，藉此煽動蘿拉的妒意，使蘿拉跟他私通。蘿拉的丈夫愛菲歐原先不知情，但珊杜莎醋意大發向他告狀，他便發現妻子紅杏出牆。他在盛怒之下對杜瑞督下了決鬥的戰帖。杜瑞督似乎早有準備，一口答應了邀約，星夜與母親訣別。黎明時，遠方傳來淒厲的哀叫：杜瑞督被殺了。

歌劇標題的「騎士」兩字聽起來像大場面的承諾，讓阿潘一邊拖地一邊憧憬著城堡與冒險，拖把持在手裡彷彿成了桿標槍。他原本都為那些鑼鼓銅管的磅礴做好準備了，拖把水蘸多了也不擰，要拖個淋漓的地，宣洩顧店無以名狀的蒼涼。

不料西西里民謠的豎琴伴奏一起，卻是柔情似水的調性。「噢蘿拉你衣裳白如雪，殷紅如櫻桃」，歌詞被翻成中文講解後直白得像兒歌，大挫阿潘的拖把與銳氣。這全錯了，錯得像開了枝狼毫大山馬的筆要提字，沾了墨卻發現題目是文徵明小楷。

「鮮血噴濺在你的門戶，會否喪命我不在乎。」真是夠了。他的武道家教讓他對義氣鬥毆抱持基本的不屑，但那首歌溢散的情調能使各種立場舉手繳械。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支付得起歌頌愛情的代價，藝術是傳世的譬喻似乎就是因為人能借用別人的裝束與二手情感，攬鏡自照跟顧影自憐。到最後，傳了幾手根本不重要了，就像品勢的每個型場起手，都是一個宇宙的創

世紀。

歌劇廣播無論有多曲高和寡，多少收聽一些的好處是，時間會不知不覺在情緒與音符催化出的轟轟烈烈中度過，算是充實的虛度。沒聽見節目結束後的報時，阿潘都不知道已經十一點多了。

店裡的熱狗整齊劃一地在電熱管上滾動，像進行著永無止境的大隊體操。阿潘看著它們發呆，它們的第一圈已無從回溯，但可以確定的是，第二圈會跟第一圈一樣油光水滑，熱狗沒有日夜。

但他的夜晚到了。他即將成功地再度提供世界三分之一的便利，但他的夜晚到了。大家上課都希望投影片快點播完，但女神還在誕生，聖人還在流血。美和痛苦不會結束……

但夜晚到了。阿潘逕自走出店外，電動門在他背後歡迎他的離開。

附近的一座小公園四下無人。老榕樹鬚密如簾。

他在簾影下站定了，心道：「金剛型預備」。

他拔足拉滿第一個弓箭步，向前運動送出一記雙內腕中端解脫。接著，他推出一記掌拳取敵人上端，第二記，第三記，一拳一步。他切回單手刀外防，防，再防，拳進三步，防撤三步，走完了拳法動線的中軸。

整套金剛型的步法呈「山」字狀，走法比書寫的筆順繁複了些。中間那一豎來回鋪排了後續的招式發展，結構上也平衡了左右兩翼。阿潘此時深吸一口氣單足立起，右手上防護頭，左手下防單身，眼望左岳，架起鶴立凌空的金剛防禦。他左腳落地蹲穩馬步，右拳向左側擊，驀地迴身再一擊，使的正是大輪轉，以猿猴縱身的靈動襯托鶴姿防禦的凝定。

他觀想左翼，右腳外跨，一個馬步踩在與中軸平行的左支線上，同時雙手握拳上抬如霸王舉鼎，開出第一道山形防禦，厲聲大喝。



有雀飛走。

他下一個馬步搭配一百八十度轉身，再使出一記雙內腕中端解脫，收手時拳槌向外緩緩降至大腿兩側，收束剛勁。

回歸水平線的山形防禦顯得含蓄許多，像一座山脈中不爭奇險而自有韻致的小峰。他鶴立姿再起，架起另一道金剛型防禦，催力以反向的大輪轉朝右奔去，行經中岳時又以鶴立姿暫歇，交替兩記大輪轉側拳，抵達右翼隘口。從右翼發出的山形防禦也要喊聲，氣勢上的雄烈與緩和呼應左岳的起伏，最後也同樣以無聲的山形防禦回歸水平。

他的天賦讓機械的對稱有了生命的層次。他在右翼收尾的鶴立姿多停了一刻，單足懸在半空，像凌絕眺望左線與中線連綿的峰巒。

他是這座山脈的創造者，也是雲遊其間的旅人。這樣踢踢打打不出幾分鐘，神氣間卻有恍如隔世的蒼渺，一步步的移換動若參商。

忘了這些吧，有聲音告訴他。他臨淵一躍——。

群岳圍擁的盆地盛滿流光。有人在燈火闌珊處留下一道山字訣。



作者介紹

許淳涵

一九九二年生於嘉義。師大附中美術班、臺灣大學外文系、牛津大學現代語文所畢業。譯有《私運書的人：敘利亞戰地祕密圖書館紀事》、《漫遊女子：大城小傳，踩踏都會空間的女性身姿》。曾獲新北市文學獎及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跆拳道與划船粉絲。

評審意見

駱以軍

〈小夜班〉以便利超商的夜間景象，展演了一幅現今年輕人，如流水來去，夢中閃瞬的真實劇場。超商裡具體而微，模型屋般的，「衣食住行似乎樣樣零件都具備」，但說不出的虛幻感，不是家、不是街道、也非社區，但年輕人在其中輪廓單薄的錯身、對話、輕接觸的關係、微細的內心戲。在這夜晚進出的是某一場散攤的cosplay活動，扮裝還未退去的年輕男女。這些場面寫得靈活生動。而作為對比，轉入主人翁阿潘在道館，練習「雙人品勢」的搭檔，同性之間模糊，摸不清形狀的情愫（或依戀）；與作為外在場景的超商夜班、cosplay同齡人的流光波影外場景相對比，這種內化於武技（跆拳道），對身體訓練及規訓的剛性身體探索，或對性傾向的壓抑、模糊的不安，於是產生一種青年無名之哀。他不是戲劇性的處理「性傾向的覺悟或痛苦」，一切都在一個濛濛未明的小宇宙。因此有一種難得的、如葉影綽落的詩意。